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孟子集註攷證卷五

元 金履祥 撰

萬章上

昊天仁覆閔下

毛公詩傳曰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昊天自

上降監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爾雅曰秋為昊天

長息

魯人見後篇

不若是

恕至

於我何哉

恕無情之貌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此四句

即是恕也蓋長息之意正為舜往於田竭力以共子職足矣而號泣於天於父母此意則吾不知蓋謂何必

如此號泣也。孟子推公明高答之之意，則謂孝子之心，却不如是。然曰：我但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至若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如哉？蓋自謂無罪而不復憂也。此所謂恕也。若孝子之心，則不若是。故下文推舜之為心，舉天下之可樂者，不足以為樂，而惟以未得於父母之心為憂。此所以號泣怨慕也。揚子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夫自知不足，則何敢若是。恕也。此段集註恐於辭意有所未察，試以此思之，非惟而已矣。何哉？文意不礙，而前後章指照應明白。

九男

路史曰：堯之子，徐錯曰：字書無恕字。孟子本作念。

得立監明之嗣，封於劉朱，又不肖而弗獲嗣。其後丹房傳鑄，唐冀隨郇櫟，函皆云堯後之國，不可悉攷。

二

女

長城皇為舜妃，次女英為舜夫人。所謂湘君、湘夫人也。

好色

上聲。下文謂舜二妃，楚辭所謂湘君、湘夫人也。知好去聲。

妻帝之二女

妻平聲。

少艾

艾一說白也。一說半白也。如夜未艾，謂少年方半也。集註引楚

辭作幼艾見少司命篇引戰國策見高誘
註幼艾美女也。此章入要畧二之五

妻舜章程子

曰伯子也補孟子未備之意蓋謂以君命命之也

完廩浚井

集註以史記之說為證似未審且就

本文言之自是明白捐階與出字相對捐如捐館之捐
謂下階去也完廩已下去而替叟焚之浚井已出去而
替叟從而掩之蓋舜之事親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故完
廩浚井隨即捐出而替叟不知焚之掩之則無及矣蓋
不使父母有殺子之惡也史記不得其意祇以生疑程
子所謂如此讀書枉費心力者也又今河中府有舜井
二井相通謂是匿空旁出者此客
有之真宗皇帝名之曰孝感泉云
象曰替叟之欲殺舜
然亦在其少賤之時帝之妻舜則在其克諧烝乂之後
二象曰云云皆戰國時俗流傳之訛孟子因其所言之
變以發明聖人處變之心於以示天理入倫之極
不區區辨其事之有無也後篇答桃應之問亦然

程子

水
人情天理於是為至

王文憲曰此語最精切學者所宜反覆深思不可草草領畧過

子產事

入要畧二之六自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以下至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即下接君子可欺以下

其方至奚偽焉中去子產一節履祥妄謂去子產一節不若去象曰一段此何止齊東野人之語幾不可述於君子之口況帝之妻舜在其烝乂不格姦之後此語既非事實尤不當存要畧一書晚年方出此章去取似為一書

幽州

書作

崇山

今澧州

三危

今宕州一

羽山

今海州

有

庫今道州鼻亭

說者多云嘗至其地葢寂寥絕遠之處非教流不在此也按古今地氣盛衰不

同又古者萬國各世其地帝舜欲封其弟無由奪人近地以處之亦視九州間田以封之爾雜書言舜葬蒼梧象為之耕今舜陵固亦在道州九疑也又仁之至謂親安知南巡蒼梧非以政接於有庫之事歟

欲其富貴謂象不得有為於其國使吏治義之盡此段

君也此段古天下養漢志潁川郡陽城縣有陽城山陽城唐陽城屬河南郡宋為登封縣

歐陽忞謂陽城山亦在登箕山封縣久遠語錄疑作歷舉兩

條一條言與賢之例而舜禹之有天下者其常也仲尼

尹不有天下其常也桀太丁未立當有而外丙二年仲

紂之為天所廢則變也集註引趙氏程氏二說未知孰是當從程氏五

年仲壬立四年相繼而崩然後伊尹立太甲非其實也

二帝官天下定於與賢三王家天下定於立嫡立嫡者敬宗也敬宗者尊祖也尊祖者所以親親也凡死弟及非所以為敬宗尊祖也且本支亂而爭奪起矣豈親

之道哉且成湯伊尹以元聖之德戮力創業乃舍嫡孫而立諸子亂倫壞制開後嗣爭奪之端乎公儀仲子舍孫而立子言偃問曰禮歟孔子曰否立孫孔子殷人也宜知其先王之故矣而不以立弟為是此以素理知其非者一也夫賢君必能遵先王之道不賢者反之以殷世及之自三宗及祖乙祖甲皆立子其立弟者盤庚耳必有所不得已也豈有諸賢聖之君皆不遵先王之制而沃丁小甲諸中才之君反能即此以人情知其非者二也商自沃丁始立弟太史公陽甲之紀曰自仲丁以來廢嫡而更立諸弟子諸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以其世及之自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則仲丁之名誤也沃丁既以廢嫡立諸弟子生亂為罪則成湯未嘗立外丙仲壬明矣不然是成湯首為亂制又可罪沃丁乎此以事實知其非者三也唐李淳風通於小數猶能逆知帝王世數以邵康節極數知來其作皇極經世史亦無外丙仲壬名世此以歷數知其非者四也經所傳

者美也史所載者事也事有可疑則棄事而取義可也義有可疑則假事以證義可也若取事而無義則雖無經史可也履祥按太甲以嫡長孫承重繼祖攷之於書自可見書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於先王是冢宰攝祭於宗廟也奉嗣王祇見厥祖是見於殯宮告即位也若隔外丙仲壬之世而太甲承仲壬之喪則自成湯外丙以上俱曰祠於先王足矣何獨又曰奉嗣王祇見厥祖其書法若是之重複也

桐湯墓
所在 皇覽曰湯冢在濟陰亳縣北東郭去縣三里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亳城今屬應天府穀熟縣

程子伊尹要湯
戰國之時去聖人之世漸遠簡冊之書非國家不能傳誦者少故

一時好進干時之人倡為伊尹負鼎仲尼主瘧環之說以掩其枉已辱身之醜而濟其富貴利達之私故誣罔聖賢以自文此古

媵臣
從嫁僕妾皆謂之媵左氏以媵今時俗之通惠也

秦穆姬是也湯取有莘氏之女

而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此附會之說所由起也有莘氏字或作藝

莘國名

地屬今典仁府

誦其

詩讀其書

詩如大章咸池大韶之樂賡歌九歌之歌康衢之謠其時流傳者皆在書如二典三謨凡

諸逸書皆在與凡其禮制法度之著文章之煥然者攷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有所契於中而欣慕愛樂

之也集註推其所以樂堯舜之道者其事甚實所以異時堯舜其君民者其用亦甚實也

湯三

三去聲

程子曰

伯子

潔其身

謂身不陷於非義故潔若陷於非義則污矣

此語亦猶前

章父不得而子

林氏所引已為明白子貢借子禽求之

致益異於人之所求孟子借萬章要湯之說以明伊尹之所要者乃樂堯舜之道所致益異乎人之所謂要文公以為林氏所引雖切然前章不得而子之說意已相類蓋孟子因戚邱蒙父不得而子之說乃是然又不格

姦瞽瞍反見化於其子爾則所謂不得而子者
異乎北面有感之說矣。此章入要畧三之七
好事謂

喜造言生事

造為此言以自託且相扇于時嗜進急為功利

司城貞子

名字無攷

陳

侯周

陳湑公也一作惠公者非蓋懷公之弟湑公六年孔子至陳

向魋

事註論語子罕篇。此章

入要畧三之八百里奚

百里氏奚名自奚適秦於是秦有百里氏

晉人假道於虞

事見

春秋左氏傳僖公二年五年

聖賢未遇之時

至無足怪也

古者民受田士受祿

故士大夫去國失官即無祿而賢者去國又不屑於干祿則鄙賤之役亦或為之以自養也如百里奚食牛之事是也但謂之借此以要秦穆公則不可爾又按史記其言百里奚事始雖與孟子異其曰百里奚亡之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其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請以五殺羊之皮贖之楚人與之穆公乃釋其囚授之

以政號曰五殺大夫按如此則五羊之皮食牛之說異於或者所傳似為有理兼莊子亦有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之說五殺大夫亦秦人以此名之爾非穆公以為號也

莊周曰百里奚爵祿

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

見語

莊子田子方篇莊周好詆訾聖賢之徒尚有爵祿不入於心之說則百里奚蓋安於貧賤而不願乎其外者穆公自舉而相之耳王文憲曰言爵祿無心無如莊周言去就有義無如孟子

出處大節孟子

不得不辯

好事者之論固是詎罔聖賢以濟其干祿之私然傳之於世壞人心術污人行止所關尤

非小節故孟子不得不辯

萬章下

第一章

入要畧
五之四

程子曰

伯子集大成

前一節以樂為喻此孔子

猶射

後一

節以射為喻此
三子與孔子

聖之事

此聖字獨指
孔子之聖

聖譬則力

此聖字
指三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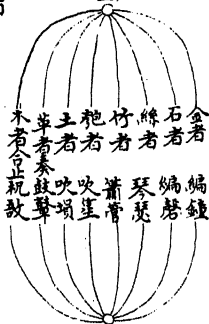
與孔子
之聖

樂始終條理圖

孔子

擊錘鐘

始具條理



擊持磬

終具條理

如孔子之智
洞開眾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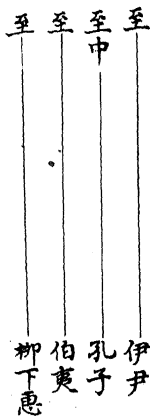
孟子集註攷證

如孔子之聖
眾理皆盡

六一

射百步圖

孔子



班爵祿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

按周禮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

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伯
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
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
四之一按王制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上
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達於天子附於諸
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

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沿十卿祿履祥按孟子之說與王制無大異但周禮所言五等封疆大相懸絕意者王制所言天子之田方千里以及五等之田則是與孟子皆以田言也周禮首言凡建邦國以土壹土其地而正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以及子男之地蓋周初舊諸侯之國尚多故周家封國之始皆以周之親親勲庸爵為五等以統舊國則其封疆所統皆以地言也以田言則天子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以地言則舉山川土田附庸皆在其所統故諸公之地方五百里下至子男之地猶一二百里也且如周封國之初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則是田方百里而山川附庸則方五百里也太公

封於齊以表東海雖為田亦方百里而賜太公履則東
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是封疆所
統方五百里也周封太公於齊以表東海之邦封周公
於魯以統附庸封召公於燕以殿北服若止於百里之
地何以為表鎮哉况周召皆有采邑於王畿而又表封
於燕魯周公走庶凡蔣邢茅昨祭又計六國則周公之
地亦廣矣此所以有五百里之說也計太公召公亦有
然者故愚敢以為孟子王制以田計而周禮則并山川
土田附庸所

程子

伯子

曰樂正裘牧仲

王文憲點本以樂
正義為一人牧仲

為一人有疑樂氏而正名裘氏而牧仲名者按春秋戰
國之時惟晉有樂氏如樂宣子之族是也惟宋有樂氏
如傅所謂宋之樂司城子罕之族是也若魯則有樂正
氏如樂正子春樂正克之類是也獻子魯大夫則所友
者魯人常是樂正裘又牧之為氏孔門
有牧皮者則此牧氏而仲名無疑也

無獻子之家

舊說

無獻子之家與有獻子之家以有字為輕字殊無意味
詳味集註張子之言則有無二字亦挾字之意張子曰
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
勢則是所謂無獻子之家者是其心不以獻子為富貴
也亦有獻子之家者是其心貪獻子之勢而利獻子之
有也獻子固不挾貴而下友五人五人亦不挾獻子之
貴而上交獻子使五人者其心一挾獻子之富貴則獻
子不與之友矣大抵人情貧與富交彊者必使弱者必
求然富貴與貧賤交彊者必驕弱

費惠公費邑之君也

者必吝此論友者所當深知也
費本魯季氏之私邑不聞別有費國也而孟子稱小國
之君有費惠公會子書亦有費君費子之稱蓋季氏專
魯而自春秋之後不聞其專魯者計必自據其邑如附
庸之國矣大夫之為諸侯不待三晉而始然其來亦漸
矣但未如三晉之分滅其
國田氏之弑奪其君爾
顏般魯顏
王順長息長息公
明高弟

子晉平公

晉侯彪也。事見左傳。國語能友亥。唐亦可。帝為賢然。悅賢不能舉。所以君子譏其失政。

館甥迭為賓主

上文自大夫小國君大國君皆有友。此又述天子之友以終之。堯館甥而饗舜。

是不挾長以天子而友匹夫是不挾貴也。

殷受夏至為烈十四字

李西山以為斷簡缺

文其意以為受字辭字與本章同故不可曉。亡父桐陽散翁謂舊說亦自可通。蓋殷人而奪其貨人所共惡。於法皆不待救而誅者也。此法殷受之夏周受之殷不待辭說。今尚明烈則禦奪之貨如之何其可受乎。較

從趙氏說則音角從張氏說則去聲二音皆通。蓋射獵之時爭逐禽多寡以為勝負也。

簿正祭器

傳云惟公用鮮。衆給而已。蓋公室祭禮則用薦鮮。其餘取給而已。不必獵禽以薦鮮也。祭器如牛鼎羊鼎豕鼎雞鼎魚鼎之類。牲各有鼎。鼎熟則登於俎。牲亦各有俎。若鳥獸之肉不登於俎。安得有此鼎也。天子諸侯之

祭獵而取獸者為乾豆爾此祭器簿籍既正則
衆不必獵獸以祭而獵較之俗不廢自廢矣
於季桓

子見行可之仕

季氏專魯四分公室而有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當是魯公而欲用孔子亦

無官無地可以容之矣季桓子為家臣所弱無如之何
始舉夫子而授之職使攝相事此夫子之仕孟子所以

不言於魯而曰於季桓子

衛孝公

出公輒拒父為不孝其臣諱之以禮律嫡

也詳攷在論語微子篇

孫當承重繼祖不以父命違王父命故特以孝諡之以
掩其非爾孔子久居於陳至衛而輒修地主之禮受其

公養之餽一年而反魯舊說孔子
久居衛者非也史記陳世家可見

此章文義多不可曉

此章初問交際辭受孟子亦告以受而萬章以受禦為
喻因告以辭萬章因受禦之非而譏君子受諸侯之餽
孟子又辯受禦之說因以獵較為喻萬章問獵較之非
而孟子又明簿正之禮因及孔子之仕有三有行可之

仕仕道也有際可公養之仕交際也
其間問答一節生一節所以難看

委吏

委烏偽反主
委積之吏也

周禮遺人之職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難阮門闢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凶荒而賓客之會同師役則三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而賓客之會同師役則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委吏蓋掌其施惠出入之數故曰會**乘田**牧人之官掌養牛羊者以牛為重故計當而已矣曰乘田以牛駕車耕籍田也菑集註作肥貌按菑是生育壯是肥長是大○此章入要畧三之二十**寄公**儀禮寄公者何失謂之寓公蓋諸侯為夷狄隣國所滅則奉宗廟之**草莽**主以寄於他國謂之寄公其出奔者亦名寄公云

之臣

儀禮曰刺
草之臣

多聞賢

賢通大小而言多聞則又以足
應學者無窮之求故曰師此章

初言不可召中言非
其召末言以官召

三仁

微子箕子比干皆紂
之父兄師保親戚

霍光

漢武

遺詔輔昭帝昭帝崩立昌邑王賀為昭帝嗣不道廢之
而立宣帝蓋霍光受遺輔政權自己出廢昏立明其勢
也 不難

孟子集註攷證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孟子集註攷證卷六

元 金履祥 撰

告子上

告子

趙氏註名不害
兼儒墨之學

義猶栝櫨也

以下文例之
上當有仁字

杞柳柎

柳

此據趙註語錄又謂之蒲柳爾雅曰援柎柳楊蒲柳
郭註柎柳皮可棗作飲蒲柳可為箭爾雅又曰杞柳

櫨註今柎杞也三者未知孰是當以語錄蒲
柳為正蓋可櫨而為器者今南方多櫨杉

如荀子性

惡之說

荀子性惡篇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故柎木
必將待稟括烝矯然後直鈍金必將待礱厲然

後利令人之性惡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他如勸學篇亦多言矯揉之意又莊子書亦有黠汝以仁義之說如馬蹄等篇亦多以禮義為害性之具是所謂率天下而禍仁義也○黃文肅謂告子諸問孟子但折之無言而欠於斷語履祥就其杞柳而斷之曰杞柳柔韌有可為柶棬之性故揉之可為柶棬人心本善有為仁義之性故可克之為仁義不必深闢其矯揉之說蓋人為氣稟所拘者謂不資矯揉不可也

湍水

篇

入要畧
一之五

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

楊子修身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

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今按告子之意謂性無善惡而在所引楊子則謂性雜善惡而在所修故集註謂近於楊子之說蓋告子

其勢則然也

孟子曰人之性可

之說又虛於楊子也

與習則然也

生之謂性此句程子亦引之而意不同告子生之謂性是指其活動知覺

處是性程子生之謂性謂人生以前則屬天地未可謂之性既生則屬我方可謂之性張子所謂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文公所謂性字從生從心是也其實生之謂氣生之理謂性告子指氣謂性孟子以犬牛之性猶人之性折之無語矣然不明作斷辭豈欲其自思耶而告子亦無異辭是又不思也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也

佛氏所謂作用是性

語錄舉傳燈錄曰國王問尊者曰如何是佛曰見性為佛曰如何是

性曰作用是性曰如何是作用曰在目曰見在耳聽聞在鼻氣嗅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誠喚作精魂又龐氏傳氏亦曰手持足履盡是神通運水搬柴無非妙用佛氏之說比告子又精神故集註言其畧相似然佛氏妙處在此差處亦在此蓋指視聽言動之氣為性而不知所以為視聽言動之理之為性也指人心為性而不知道心之為性也雖其主於收攝作弄精神而顛倒錯

繆終不可以入堯舜
精一執中之道也

愚按

王文憲曰此段論性大旨及告子誤根可謂明白然告子

以氣言性而不言氣字出孟子以理言性而亦不言理字出至程子張子方以此二字分別

食色性

也

即生之謂性

仁內義外

語錄告子只知得人心却不知有道心但見趨利避害飢食渴飲等

處而不知辨別義理處正是本然之性履祥謂告子以甘食悅色為性則謂好愛之意生乎內故曰仁內不知辨別義理之謂性則謂長幼之宜由乎外故曰義外告子正以情欲為性而以義理為外也

異於二

字疑衍或有闕文

江西儒者謂異字自是一句今按告子以彼白而我白之喻彼長而我長

之孟子謂此二字不同不可引以為喻故曰異又因謂於白馬之白白人之白同可謂之白若長馬之長與長人之長豈可同以為長乎是誠其以白喻長之為異也然後正問之曰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則長之之心須

在內也王文憲曰
只此一句分曉
林氏曰云云
告子以吾弟則愛秦人
之弟則不愛是以我為

悅而曰仁內孟子正當曰吾弟則愛秦人之弟則不愛
是親疎之辨即義在其中矣安得獨曰仁內乎告子謂
長楚人之長亦長吾長是以長為悅故義在外孟子正
當曰長楚人之長果亦猶長吾之長乎是必有差等矣
且謂以長為悅則是長長則愜於吾心也則悅豈在外
歟今乃以嗜秦人之炙對長楚人之長是蓋因其食色
之好非有秦楚之分以指其非外也其實上文長之者
義乎已盡之矣惟告子不求諸心故孟子之喻就其所
明者愈卑愈近以曉之也
○此章入要畧一之八
行吾敬
公都之一語已盡而
孟子不能思與告

子一
二章問答大指畧同
當時淺陋之辨大率如此所
謂小辨破義小言害道亦費

孟子
辭關
近世蘇氏胡氏之說
蘇氏軾也其說畧見子思論
曰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知

欽定四庫全書
孟子集註攷證
三

可言而不可議不爭為區區之論以聞是非之端夫子既歿諸子欲為書以傳世者皆喜立論論定而爭起孟子曰人之性善是故荀子不得不出於惡人之性有善惡而已二子既已據之是以揚子不得不出於善惡混也為論不求其精而務以為異於人則紛紛之說未可以知其所止且夫子未嘗言性也蓋亦嘗言之矣而未有一必然之論也云云胡氏文定公安國及其子宏也詳見胡子知言或問性曰性也者天地之所以立也曰然則孟軻氏荀卿氏楊雄氏之以善惡言性也非歟曰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奧也善不足以名之况惡乎宏聞之先君子曰孟子所以獨出諸儒之表者以其知性也孟子之道性善云者嘆美之辭不與惡對也又曰大哉性乎世俗之言性者類指一理而言爾未有見天命之全體者也又曰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完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朱子為兄之子曰知言所云即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論也

集註

云疑此或有誤字履祥按兄字當是乙字謂均是
帝乙之子也此段言一時一家而善惡相遠如此
韓子

性有三品之說

說具原性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馬
者善而已矣中馬者可導而上下者也

下也者惡馬而已矣朱子曰韓子說所以為性者五是
也三品正可言氣然氣質之殊何止三品蓋千百而無
算也乃若其情乃若發語辭若字對下若夫
字情即下文惻隱之心四句則可以為善

善即下文惻隱之心才性發而情自然能為仁義禮智
仁也四句謂性也才之事者蓋性之所能為所謂良

能也此才也惟弗思弗求所以不能盡其才者衆也王
丈憲曰孟子以性不可見以其情之善知其性之善至
於不善者罪無歸宿此方微發其機而終欠道一氣字
出蓋欲人反求於心而自得也故曰弗思耳矣後面屢
言弗**恭敬之心**前篇云辭讓不若此章云恭敬為備且
思如一見人來便肅然恭敬及其交際或

授受行前後坐上下然後辭讓之端發又恭之一字已該辭讓二字四端一端含二意如恭敬則亦然恭主體

敬主心言有物必有則也故好是懿德乃若其情所謂善也觀孟子引夫子說詩

之意則性善之說蓋本於此程子曰叔子朱子曰氣質之殊非一不

又曰伯子此語原於堯舜人心道心之旨至程子而天下之言性者定集註收二程子張子之說蓋補孟

子之未備也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孟子指性善之才則其資質固有昏明彊弱多寡之不同矣孟子之

能為者人多不能盡惟聖人能盡其才爾程子指氣質之

望人也切程子之明理也密王文憲曰自性而言則情與才無不善自氣而言則情有所備才有所拘然後有

不善○此章入要畧一之二孟子答性善之辨至此章方明蓋告子好自為說不如公都子之善問朱子註孟

子性善之辨亦至此章方備蓋程子薰說性氣二句斷盡古今論性異同張子又欲人之善反是教人以變化氣質

易牙

齊桓公嬖人性知味並置淄澠之水皆能辨之以滋味事齊桓公詳見管子

程子

曰二段皆叔子語內體用伯子語。同然章入要畧一之九此章王文憲謂為衆人悅就同處看淺處說却分曉有受用今按此章才字即上章性善之才言性本善但係乎所養如何爾於是以前物類喻所養之同則才無不善所養之異則長有遲速因物類之同以上及人類之同其言人類之同則推人形之同以內及人心之同口同嗜耳同聽目同美引以歸心之同然於以見人性之皆善與聖人初無異者又終之心有同然繳上口有同味之喻舉一以見其餘此孟子長於譬喻而切於教人如此又地有肥磽雨露之不齊已可見氣稟之有異孟子非不知有氣質之性也但就此中指出天地之性以勉人耳又自此章之後多言養之功與前後知

言養氣明善誠身雙關之說不同蓋孟子切於為人以為人性皆善但能存養不為外物所昏蔽則此心自然清明此性自然昭著明誠二者

牛山

今屬青州王文憲曰牛山之木譬人

工夫即在其中非有異旨也
之良心句句句句仁義之心
良心即是好惡情也即上文仁

相對極分明
好義發
與人相近
即仁義之心人心之所同者雖嘗放
為惡
其心氣清之時此心所發尚未與同

然者相也者讀幾希
自作一句令人警省則其有
遠也
一線未斷急宜存養但其有

枯亡

又註作

存

一段三存字王文憲曰前本然
之明中枯亡之失後工夫之存

程子

○此

章入要畧一之十夜氣一段本為心而言夜氣特其證
驗存養則其工夫山木日夜之所息本喻人之良心未
嘗止息然山木之生由氣化而戕賊之者在斧斤牛羊
山木無能致力至若人心則生息雖由氣化而不盡在

氣化枯亡雖由外物而不盡在外物此則在我自可以
致力所以終歸於得養操存之說夫良心在人其人且
晝所為固有枯亡至夜安靜此良心依然生息平旦之
氣即是可驗人若更能去枯亡之害加存養之工無時
不用其力則清明氣象無時不然心境為當如何此章
孟子切於救人山木一段與良心一段當相對看而養
與夫養亦對在其間故以得養失養總之而養之得失
又在操舍之間程叔子又以敬以直內一句指示操存
之方可謂切要學者讀之急宜警省

暴寒

喻教之時少
聽之不熟

誨奕

喻教之雖一
聽之不專

程子

叔子經筵劄子。此
章入要畧一之三十

熊

爾雅熊
虎醜謂

虎之類也其力
在掌味亦甘脆

二者不可得兼

謂適當間界之際求生
則害義取義則即死此

方是不可得兼
之時須決取舍

欲惡有甚於生死

義之可欲甚於生以
其愜快無愧也不義

之可惡甚於死以其羞愧之無所容也不義而生則生可羞故雖可以得生而不忍也取義而死則死為安故雖可以避患苟人心無仁義之性而但有利害之如使私則所以求生避死者何所不用何而有不懼也所不為且將無所不至由是二字作一讀是指而有不則人皆禽獸而已矣本心天理而言

用

猶言何用生為

弗受不屑

此一段指人皆有之雖凡人乞丐者皆有是心則羞惡之本心可見

矣 萬鍾

此又轉一節上文是決生死於危急之際此一節是計豐約於晏安之時孟子尤重以為戒

向為身

何文定並作一讀。此章入要畧三之三仁人心集註云云王文憲曰此仁之正訓也

不是把仁來形容人心却是以人心指示仁

雞犬放

亡父桐陽散翁以此為讀

程子

前二段叔

子後一段伯子。此章入要畧一之十七

不知類章

要畧一之三

桐

爾雅榮桐木註即梧桐

梓

爾雅榭梓註即楸。此章入要畧一之十四。

梧

桐也。桐類非一。此則梧桐也。

檟

梓也。爾雅楸屬。

多作榷。註謂楸小葉曰榷。又引左傳美榷云其作檟者。若茶恐非檟。木左傍樹吾墓檟。檟即梓也。只當依孟子

作

飲食

飲食以養口腹。養小而失大則為小人而人賤。之飲食而無失其大則所養以禮所祿以義是

即所以養心志也。豈但養口腹而已。此章入要畧一之十五。

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

余正甫以舊本為問。朱子檢所有舊官本果皆作此字。註中亦作比。方朱子謂正文與註皆同而無文理。恐是

一處先誤而後人并改以從之。爾今不可。攷但尋其義理作此字無疑也。見文集。

范浚

字茂明。婺州蘭

谿人。號香溪先生。曾以賢良舉。秦檜當國不起。有香溪文集行於世。近無之。

心箴

本非為此章而作。而

與此章小體大體旨意。膺合朱子取之。吕成公問取此何為。朱子曰。正緣目前人不能如此道。堪興。堪

輿地也文選註作天地之神者
非。此章入要畧一之十六

仁義忠信樂善不倦

子蓋

嘗言仁義禮智而此天爵獨言仁義忠信蓋仁已該禮
義已該智忠信則實有諸已而實行於物又接樂善不
倦一句善即仁義忠信也天理固實有諸已而實行之
又能樂之而不已不厭然後見其為可貴也。此章入
要畧一之十七

趙孟

晉六卿趙氏為長故春秋時謂之趙孟戰
國之時趙已為國孟子蓋舉舊俗方言爾

貴

文貴於己者仁義聞譽道德之尊也人之所貴者膏粱
文繡飲食之美爾。此章入要畧一之十二王文憲

曰自牛山之木以下十章皆是
勉人養心頭而不同所主則一

為仁

上章力微則不能
勝不仁在於反已

下章不熟則反不如他道在於熟之反已莫大於剛健
熟之則在於日新。右二章入要畧一之三十一二

志毅

弓不滿則射不能及遠故
教之學之者功力欲其到

規矩

器無法則不能成
器故教之學之者

法度欲其正也志欲到滿做
必有法集註似只作一意

告子下

任國名

說見下文

以禮食

如典禮所載進食之禮與飲食之節其變則如不食嗟來之食者會

子曰微與其嗟也
可去其謝也可食

揣

量度也

帶鉤

古人衣有大帶其繫佩者又有小革帶一端為

孔一端有鉤以穿之鉤以金或玉
為之呂氏攷古圖有古玉帶鉤

紵戾

反拗也

錯綜

大傳本義

曰古語也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
謂也綜者縱而挈之一低一昂之謂也

斟酌

俗語也如以勺取酒

以入器而酌
量其淺深也

膠柱調瑟

語出戰國策史記琴以軫轉絃以柱藥絃。此章問辨若淺

而集註總意
極為精密

曹交章

要畧一之四集註不解文義以其明近不待解也然其指意重在為

字人皆可以為堯舜此古語或孟子嘗言之而曹交舉以為問且自謂已具聖人之形而但食粟無能如何則可至此孟子曰此何難之有亦為之足矣蓋就指為之一字發之謂人之可以為堯舜非安坐而可至也所謂為者必有用力作為之功焉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鷺雖則是自為無力之人今日舉百鈞之重則是自為有力之人如此則舉烏獲之任者即是用以為烏獲也然力猶有分限而性則無不善夫人乏為堯舜則又豈以力不勝為患哉乃自不為之耳此章

百鈞

三十斤為鈞百鈞則

為字皆重字但為患一為字似輕耳

烏獲

集註古之

三千斤古稱不知若何漢稱匹禮記庶人執
一斤當今稱四十三文重強匹註作鷺
有力人史記秦武王好以力戲力士任鄙烏獲皆至大
官雜書載烏獲將渡舟人不知其為烏獲也行舟自若
烏獲涉水持舟舟人以楫橈其首烏獲登舟嗔目視舟
人髮上指舟人驚眩烏獲兩足踐舟左重則舟左皆沒

右重則舟右皆沒始知其烏獲謝罪
得濟但此事與益賁同未知孰是

堯舜之道

堯舜之道孝弟

而已矣為之在行止疾徐之間衣服言語習行
之際此所謂人皆可以為也下學而上達耳

知求

此章

前為字主行言後知字主知言知
而後能行行在於知知在於求

高子齊人

齊有高氏

小弁

小雅弁彼鸞斯之篇詩傳曰太子宜曰作此以自怨
序以為太子之傳述太子之情以為是詩不知何據

風親之過小

七子之母不安其室而欲再嫁固為失節
然禮律有繼父之服又所關止於一家故

曰過小若小弁則天子廢嫡立庶國統所係不惟太子
之生死不可保而國家之存滅亦不可知故曰過大

宋桎莊子書有宋鉞

莊子天下篇不累於俗不飾於物
不苟於人不忤於衆願天下之安

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
有在於是者宋鉞聞其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

表救民之闕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
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也又見荀子非十二子
篇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優差
等是墨翟宋鉞也註云孟子作宋脍。右入要畧三之
六此章與第一篇首章相類梁惠王問利國孟子闢之
可也宋脍言用兵之不利似矣而孟子亦闢之蓋利之
一字不可啟其源也啟其源則末流有不可勝言之害
且言用兵之不利而欲止之其有用兵之利則又不可
止矣利必有利之害仁義自有仁義之利孟子尊敬宋
脍取其救世之心也不取其言利救其學識之淺也

任

今濟州任城縣至今襲

平陸

見前

名

聲實

常功猶令
人言功名

也

仁 疑孟子既出未見致澤之功而去之為不仁益
子言聖賢去就不同而無非仁以其皆無私心而

合天
也 **魯繆公**

史記諸書並作穆呂成公大事記曰濇于
鬲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

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質諸孟子皆非是穆公亟見於子
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人有言
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是穆公欲友子思而不可
得也况敢臣之乎以臺無餽之事觀之悅賢不能舉又
不能養無惑乎魯之削也穆公雖不能終用子思然尊
賢尚德之意當時所罕而公儀子之庶儉亦得相小國
之道以魯之弱崎嶇強暴之間竟能

與戰國相終始豈非其君相之力耶

公儀子名休
史記
循吏

有子柳泄柳也

檀弓亦自有子柳未知孰是

不用賢則亡

孟子謂賢者去就則

存亡所係削不勝於亡歟

削何可得與
按魯自悼公卑於三家及元公以後不載三家之事而費

自為國必三家又微各據其邑而魯自僅存元公之世
齊田氏正強威烈王十四年田白伐魯莒及安陽明年
又伐魯取一城又明年元公薨而穆公顯立立三年而
田和伐魯取成則孟氏亡矣又十四年而田和伐魯取

最韓救魯又四年而魯敗齊師於平陸又五年而田齊
伐魯破之又八年而穆公薨子共公奮立蓋穆公立於
元公連喪三城之後可謂削矣而穆公三十三年之間
凡三被兵喪二邑所謂削滋甚也然外結韓之救內又
敗齊師於平陸平陸齊地則是又一嘗伐淇衛地
齊而敗其師也此所謂削而不亡之驗也淇水名
自齊言之則衛地
在東河之西也

高唐

齊西境大邑陳氏得
之而始大今為州

華周杞梁

左傳魯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
明日將復戰期於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
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
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
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
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
殖之有罪何辱命馬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
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事亦見檀弓下篇按傳

首作杞殖華還遇莒子莒子請盟又作華周對中作獲
杞梁不復見華周事末止載杞梁之妻此曰華周杞梁
之妻左氏人名字氏多是重複孟子接聞尚近舊必有
攷又按琴操曰杞梁妻嘆者齊邑杞梁植之妻所作也
植死妻嘆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將何以立
吾節亦死而已援琴而鼓之曲終遂自投淄水而死則
又作杞梁植今存二說以備參攷又按孫氏正義曰華
周即華旋也或云齊莊公襲莒墜而死其妻益姜向城
而哭城

孟子之所為豎髡之所能識哉

孟子仕齊豈不
欲德烈加於上

為之崩
下其德烈所以未加於上下者必有不得行其志者矣
不得行故去而又不欲瞭然揚己歸過故其去就之間
泯然無迹有非髡之所能識者又不欲自言此意故但
舉孔子之事非眾人所識者以答之意在言語之表矣

五霸趙氏

註說卻
康節同

齊桓

始霸中國尊
周室攘夷狄

晉文

自宋襄公伯
為楚所陵晉

文公却楚尊秦穆本霸西戎能成晉文宋襄繼齊桓之

王遂霸中國之霸諸夏亦尊之宋襄業以圖東

畧而南楚莊楚世與中國爭霸丁氏唐丁公著蘇州人

襲於楚楚莊為最賢丁氏其說亦本杜氏左

傳夏昆吾史記陸終之長子曰昆吾昆吾氏夏之時嘗

封昆吾為侯伯桀之時湯滅之虞翻曰名樊為己姓

即衛地商大彭史記陸終第三子曰彭祖彭祖氏殷之

大彭即彭時嘗為侯伯虞翻曰名翦為彭姓封於

城是也丞韋堯後在商為侯伯周封堯後於唐讓字一

二義遜讓責讓然責而謂之讓以禮辭責之也如禮傳

曰遠方之民有飢寒而不得衣食有獄訟而不平其寬

失賢而不舉者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

之政教有不得爾者即何乃有飢寒而不得衣食有獄

訟而不平其寬有賢而不舉者然後其君退而與其卿

大夫謀之此天子讓諸侯之辭也左氏傳公使讓之曰

云云及霸主讓諸侯與諸侯相讓之辭此類亦多非辭之所可責於是乎有討令南音遜讓之讓去聲責讓之讓上聲

葵丘之會

周襄王元年魯僖公九年夏公會率亦通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於葵丘傳曰會於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九月戊辰諸侯盟於葵丘傳曰齊侯盟諸侯於葵丘曰凡我同盟之

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穀梁傳曰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壺明天子之禁南陽齊之

汶陽百里說見前篇班爵祿章下辟土地克府庫與利聚斂之臣

盡地力商鞅開阡陌說見約與國戰必克從衛攻白圭

前篇辟草萊任土地章詳見史記貨殖傳薄斂固美意然此乃北狄荒涼之俗

非中國通行之法也古者公稅皆什一後世公稅於民雖三十稅一而私取於民實什取五蓋古者官授田後世人自買田也人自買田故官稅輕私授於農故私取

重然白圭之欲輕取據本傳圭善治生能薄飲食忍嗜欲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天下言治生者祖之圭之欲

輕賦蓋別自有理財之術也然圭自謂其術不可學使圭自為之則輕賦而亦可使他人為之鮮不為民害矣

故孟子耐寒**治水**禹順導**樂正子**名克為國相者不

不許**秦**宜乾**傅巖**傅本堯後之國傅巖在虞號之間

博但是好善則**傅巖**名為傅險澗水壞道發胥靡刑人

衆善皆為之用**傅巖**名為傅險澗水壞道發胥靡刑人

築之傅說貧代胥靡之役胥靡者有罪連及末減之人

其役如周禮罪隸漢法罰作後世官徒也高宗夢得良

弼被褐帶索以**膠鬲**關

管夷吾

管仲本管叔之後氏管名夷吾字敬仲又曰管仲

士

刑官也管夷吾為齊

師所索魯使獄吏

孫叔敖

楚為賈之子為父獵也孫叔其字敖楚官號也舉海蓋少

囚之輜以予齊也

孤而隱於海濱也荀子曰孫叔敖期思之鄙
人也註今弋陽然孟子謂舉海必有所據
程子伯子此

章入要畧一

之二十八

孟子集註攷證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孟子集註攷證卷七

元 金履祥 撰

盡心上

盡其心者

舊說盡心則知性知性則知天朱子以上句
文法如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故集註反舊說

而得此章之意。入
要畧一之二十二

修身以俟之

語錄既不以天壽貳
其心又須修身以俟

之方始立得此命自身有百年在世百年之中須事事
是當始得有一日在世一日之內須事事是當始得若
既不以天壽貳其心而一向胡亂做去又不可如佛氏
以絕滅為事亦可謂天壽不貳然修身以俟一段全不

理會所以做事無頭腦
無父無君亂人之大倫

程子

子

張子曰

張子西銘盡得此章之意而發

明之若集註收此四句則不如程子三句之明順易知
昔王文憲嘗以張子由太虛四句何以不入近思錄而
收入集註問於何文定文定曰此段說得甚精而亦難
看故朱子雖屢稱此語亦嘗謂其有病要之亦非有病
但看者易得做病如以虛為理一句便難看朱子恐人
有看錯者反為病所以不收入近思錄其收在孟子盡
心章末者却是孟子之說已明
由太虛有天之名
何以文
可以互相發明不至錯看也

張子所謂虛者不是指氣乃是指理而言蓋謂理形而
上者未涉形氣故為虛爾以下面合虛與氣證之見得
此虛字是指自然之理蓋謂有此太虛自然之理而因
名之曰天故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然自然之理初無聲
臭之可名也必其陽動陰靜消息盈虛萬化生生其變
不窮而道固可得而見蓋虛底物事在實上見無形底

因有形而見故曰由氣化有道之名蓋天以理之自然
言太虛之體也道以理之運行言太虛之用也至就人
身看則必氣聚而成入而理因亦聚於此方始有五常
之名故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所謂合虛與氣者非謂
性中有理又有氣不過謂氣聚而理方聚方可指此理
為性爾爾合字不過如周子二五妙合之意太極二五有
則俱有固非昔離今合但兩事分開看則有以見其合
爾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蓋心統性情性者理也情者
氣之所為也故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朱子嘗謂其
說得甚精但辛苦耳證得孟子此章却是分曉履祥按
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蓋理與氣合而會於心故心為
最靈而能知覺王文憲曰太虛即太極圖上面圓圈氣
化即圓內陽動陰靜上二
句統說下二句就人上說

莫非命也章

入要畧三之九

是求

是兩

求字皆作一讀其上二句皆古語嘗言孟子

誠實也

見實

指其所求者斷之。

此章入要畧三之十一

得實行得張子曰反身而誠則行無不歎於心
語錄取之歎音慊。此章入要畧一之二十一
人能耻

已之無所耻

輔氏曰以己之無耻為耻。此章入要畧一之三十四

取於人大章

程子

叔子

謂宋勾踐

此章一以道義為主而兩節常相對人知則達則得志不知則窮則不得

志一以道義為主則器器不失不離士不失己民不失望澤加於民修身自見獨善其身兼善天下無往而不善也義道一理而分窮達蓋道主於行而言義主於節而言

佚道章程子

叔子

皦皦章

程子

伯子

豐氏

豐稷元祐黨人

所過者化所存者神

二句古語荀子亦云仁人

之兵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是也舊說又一意惟程叔子以所過為所經歷文公歎其甚精而從之按過字當作平聲則意自見與天地同流所以皦皦小補所以驪虞

仁言章程子

叔子

良能章

要畧

二之
程子未詳不為不欲章要畧一之二十九王文憲曰朱子初取范氏說而不如李

氏此說曲折詳
三樂章要畧三程子伯子所性語錄這一

下都定了更
四體不言而喻猶云不勉而中也四體不

待思勉而自然中禮故借在外不言而喻者以譬在我

者不勉而中也一說見面盎背粹然盎然如此則施於

如此輕說似亦可通然非集註本意
程子未詳。此

三之
北海伯夷孤竹之國在遼西令支縣中國去東海

史記曰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或曰呂尚處士隱海
濱散宜生閻天招之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盡

往
泰山章此章凡三節上二節喻聖人之道知行至到

馬則餘皆近小本原盛大則其用無窮下一節

孟子集註攷證
三

示學者之方循序而漸進下學而上達

善利章

要畧三之二

程子

二條並叔子

列子

稱其言

按列子楊朱篇曰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畊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

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卷天下奉一身不取也又人不損一毫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毫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毫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曰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毫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毫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闢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摩突其頂

摩頂放踵猶俗言

撞頭至脚兩突即撞也莊子曰墨子稱道曰禹親自操
索鋤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腹脰無毛沐甚雨櫛疾風
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
多以裘褐為衣以跂蹻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
不能如此非禹之

子莫魯賢人

本趙註又按莊子云儒
墨楊秉四謂儒家墨氏

道也不足謂墨
揚氏秉氏凡四家之學也秉別無所聞恐即當時子莫
執中一家之說孟子因闢楊墨惟子莫能知楊墨之偏
而欲取二家之中以執之其意在為我兼愛之間也意
則善矣然不歸於儒則終害道故孟子亦併非之蓋二
家之中不可執須權輕重時當利物則為禹之過家不
入而非兼愛之過時當獨善則為顏子之陋巷自樂而
非為我之不及隨時隨地而權稱之以適其平方可謂
之中故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舉一而廢百也今
且以權之稱物為喻物之重一斤者則推就一斤而後
平物重一兩者則推就一兩而後平凡輕重不等者皆

推取平而止平即中矣楊氏取為我猶重一兩者也墨氏兼愛猶重一斤者也子莫嫌為我之輕世又嫌兼愛之重外而欲執二家之中猶嫌一兩之太輕一斤之太重而欲執半斤以為中也則物有在半斤之上下者銖兩鈞石皆不稱矣是執一也所謂舉一而廢百也

程子 二條並 **飢渴章** 要畧三

微顯闡幽

其顯處人皆知之其幽處非人之所能知者故聖賢之論人微隱其顯而闡明其幽如夷

齊之清鄉人冠不正則去之人知其隘矣惟孔子則知其量而發明之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柳下惠之和援而止之而止人皆知其量寬矣惟孟子知其守而闡明之曰不以三公易其介蓋夷齊之冒次柳下惠之心事非孔孟不能知也雖然論其心術之奧孟子能知柳下惠之介也而防其未流之弊亦惟孟子能知其不恭是皆闡幽

性之章 要畧五之三性之其聖 **殺一無罪** 至非

之謂也

性之章

要畧五之三性之其聖

殺一無罪

至非

義也

士無生殺予奪之權而云爾者此亦尚志之事猶周子所謂志伊尹之志恥君不及堯舜一夫不

獲也當時公卿大夫橫殺橫取多矣而士之所志乃如此又所守所行無非仁義則其施之公卿大夫之位仁義不可勝用矣此言士之所事亦以警王子之徒也。此章入要畧一之二十四

設若非義而

與之齊國

陳仲子不特不義與之國而不受正使雖義而與之國亦必不受如宋子魚曹子臧吳季

子雖義可以受國猶不受也况仲子之狷僻以母之食不食以兄之室不居其肯受國乎履祥竊意孟子本意當以仲子不義為句與下文舍簞食豆羹之義字相反對謂仲子不義設若與之齊國而不受人皆信之然此特義之小者爾與舍簞食豆羹之義何異惟君臣上下此乃義之大者而彼皆無之此不義之大者也以其小義而信其為大義真可瞽瞍殺人舜父頑桃應設此問哉此斷其不義之辭也

瞽瞍殺人

舜父頑桃應設此問以觀聖賢處事之變

孟子據此答以見聖賢用心之極爾由前言之則舜之

有議貴之辟孟子皆未論到此且論聖賢之心各行其

道各極其至在我無難處之謀而天下亦無不可處之

事矣。此章入要畧二之七 **居養** 有居則有養居養富

註文微不同而集註為明徑 **居養** 貴之氣廣居則養浩

然之 **氣** **交章程子** 子 **形色** 形者人之體凡耳目鼻口五

陽五行之理而心其主色者形之用凡動容貌正顏色

見於面者尤其精神之發也下文止言踐形則色在其

中 **程子** 叔子。此章入 **孔子之於顏曾** 顏子鑽堅仰高

矣 **程子** 要畧一之二十 **孔子之於顏曾** 用心苦矣夫子

博之以文約之以禮而欲罷不能如有所立卓爾曾子

隨事著察真積力久用心博矣夫子告之一貫而唯然

會悟體以忠恕 **於冉閔** 冉雍求仁閔子騫之孝夫子成

此所謂速化也 **於冉閔** 其在德行之科所謂成德也

於由賜

夫子路好勇夫子達之以性道此所以成其材也

樊遲萬

章

隨問而答所謂解惑也

陳亢夷之

亢因子貢伯魚而聞夫子之道之因徐子而聞孟子之命

此所謂遞相傳授者也孟子之私淑於人則又有在兩化成德之間者矣

道高章

此章言下六句極其

精密學者須貼題思之繩墨殺率二事雖對喻下文正就殺率上生意殺者挽滿也率者射法也臨射時止是引之之法然已自有發之之機學者志正體直到引滿之時自住不得而發之之機躍如在前矣引而不發教者之妙機躍如厚薄章要畧二仁民此仁字言愛物也學者之自得之十一仁之用

愛物

集註

草木禽獸皆舉之取之有時用之有節此先王愛物之政也若釋氏雖例以不殺為愛物然知施於動物而不

程子

子叔

一本

見夷之章

無偽也

天理之真自有次第皆實心之推未能親親而仁民則悖

德未能仁民而愛物則逐末皆是務外也務外則偽也。此章入要畧二之九

盡心下

召陵之師

春秋魯僖公四年齊桓公以諸侯之師伐楚責其不貢次于陘楚屈完來盟於師師退盟

于召陵 武成章程子

子叔

杵或作鹵

史漢戰國策作鹵徐廣顏師古曰漂浮也鹵盾

也履祥按鹵杵聲相近軍中固有插無杵然鹵乃濕鹵之鹵謂血流地生鹵爾王文憲曰此孟子拔本塞源之論雖非武王殺之然亦仁人所不忍言也

虎賁書序作百

史記亦作千 王曰

前章疑武成難信此章繼言武王伐殷疑武成所以懲戰國多殺之暴引湯武所以示後世弔伐之仁二章不

同同歸於莊周所論斲輪莊子天道篇輪扁對桓公曰

救世而已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

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

於一問散翁曰詳此章文意似於兩人字讀謂殺人父

臣之人是亦殺其父殺人兄之人是亦殺其兄亦

字如猶字於必行文王之政謂前篇闕

本文為通譏而不征其人其字見其

所安之實本論語察猶不得也孟子以前未有不仁得

本身即已誅滅孟子以後固多有不仁得天下者矣不

但一再傳失之然子孫誅滅殆無遺類不止於猶不得

而已孟子之言聖人百世之師文公文集曰孟子於二

未嘗不驗也子雖或以為聖之清或

以為聖之和然又嘗病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不同於

孔子而不願學也及其一旦慨然發為此論乃以百世

孟子集註攷證

七

之師歸之而孔子反不與馬何哉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足二子志潔行高而迹著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也。此章入要畧五之五

仁也章程子外國本

伯子延

之云高麗本按高麗箕子之國為東夷文物之邦尚多有古書

理賴也

楚辭襄修以為理叶音賴辨證

曰孟子不理於口漢書無理之至皆訓為賴則理固自有賴音矣

性命章

要畧三

有命

馬命也

性也之性是氣質之性有性馬之性是天地之性此固不待言惟二命字難分有命馬之命一

節是氣之理命也之命一節是理之氣何以謂氣之理是就氣上說而理亦在其中為之品節限制何以謂理之氣是就理上說而氣却於其中有清濁厚薄之不同蓋理氣未始相離天以陰陽五行化生人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馬猶命令也然理則一而氣則有清濁厚薄之不同所以人在人便有智愚聖否貴賤貧富之異而理

固無不在焉此所以謂命也但命也之命自其清濁厚薄者言之則全屬氣有命焉之命自其貧富貴賤之分限言之則便屬理命也之命在前有命焉之命在後然才有清濁厚薄便亦自有貧富貴賤才有貧富貴賤便自有上下品節所以總謂之命但其上一截清濁厚薄全屬氣到貧富貴賤各有品節則屬理此兩命字所以同所以異性也命也然之欲故斷之曰性也此是順結也仁之於父子也以下五句是人心自然之理乃結之曰命也此乃反結何耶曰口之於味五者就人身言仁之於父子五者就人事言就人身言有此形氣便有此五者故曰性也就人事言則所處所遇自是有不同者故曰命然人以前五者在人身為性而必求得之孟子指出天分謂各有限制之不同故曰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人以後五者在人事為命而不求自盡故孟子指出原頭謂本有義理之不異故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謂

之君子不謂性則知一謂之性者世人之言也謂之君子不謂命則知一謂之命者亦世人之言也故朱子有世人之說王文憲曰性也是氣質之性要輕看有性馬是天地之性要重看又曰孟子後段命也一句是歇後語仁義五者非命也到得所值不同則命也故程叔子朱子於此五者之命見其說不去於是以命也推上去說清濁厚薄所值

程子

並叔子

厚薄清濁

五者之命程叔子清濁厚薄之

說盡之矣夫清濁厚薄氣也而清濁發於所知厚薄驗於所值自其清者言之則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節智之於賢否也自能辨聖人之於天道也自不期而昭合自其濁者言之則於父子而仁有所窒於君臣而義有未明於賓主而禮有未合於賢否而智有所昏於天道固不能如聖人之自然昭合此命之清濁也自其厚者言之則為父而得其子之孝為子而得其父之慈為君而得其臣之忠為臣而得

其君之遇賓主之相敬賢者之相知聖人而必得位得名得祿得壽自其薄者言之則子孝而有瞽瞍之父父慈而有朱均之子君賢而有觀扈之臣臣忠而有龍逢比干之戮為主而晉侯見弱於齊為賓而魯君不禮於楚以言乎智則晏嬰而不知仲尼以言乎聖與天道而孔子不得其位此名之厚薄也氣化流行紛綸錯揉化生人物隨處不同或清或濁或厚或薄四者相經相緯相揉相雜而發於心驗於身遇於事有萬不同者清者生知安行而濁者反是厚者氣數遇合而薄者不然此所以謂之命也程子發此四字或問兼存兩說學者宜此而觀之

善信章

要畧五十一

程子

前叔子後未詳

所不忍

下文無欲害人之心也

所不為

下文無穿窬之心也

達之於其所忍

猶云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所為

如下文受爾汝以言不言餽之皆其類也

無受爾汝之實

文公因沈問之問自謂註中因何改

不分曉謂實字當對名字說不欲人以爾汝之稱加諸我是惡爾汝之名也然反之於身而去其無可爾汝之行是能克其無受爾汝之實也履祥按註中不分明者謂舊說作誠實解也然今註亦未大分曉當從語錄之說夫爾汝者人所輕賤之名也受人輕賤之名我固恥之但能反身而克其無受輕賤之實則其所為者無往而不為義也則為之訓作為之為○此章入要畧一之七但要畧註尚是舊說按此章有所不忍者無欲害人之心此惻隱之端也有所不為者穿窬之心此羞惡之端也能克之於他事則無非仁無非義矣前兼說仁義後獨說義語錄曰仁只一路義則頭項多下又克之以無受爾汝之實又克類至義之盡以言不言銛入者其心術隱微猶盜賊也觀省至此可謂細密必如此克之而後無一毫非義

近約章

要畧四

不

下帶

古人視不下於帶因以目前常視為不下帶此古時方言也

性者

語錄當有之字

反之

語錄當
程子伯子
董子董仲舒前漢書有傳答江都易

之朱子白鹿洞學規以為處事
之要。此章入要畧五之一
貌之註作輕之左傳貌

小視之也語錄孔子畏大人孟子却貌大人大人固當
畏但所貌者其堂高數仞食前侍妾田獵後車耳孟子

為見世人視大人許多崇高富
貴當有言不敢出口故云爾
楊氏曰文公語錄曰雖

小大無散慢不肯如此說但以此視彼為富貴權勢所
移者有間矣聖人固不如此若大賢以下則未免如此

○此章入要
畧三之十四
養心章要畧一之十八
王文憲曰呂侍講

者莫如欲又周子養心亭說集註不入
王文憲曰必自寡而後至周子所謂無
程子曰伯子語

謂極其微細言之學者須於有所向
處克治去待其周張則用力難矣
羊棗章羊棗曾哲

子為不忍而不食膾炙人
所同嗜會子非為味而食

狂狷章

要畧五之
十二終

此語與論

語小異

論語曰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
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琴張事見

莊子

莊子大宗師篇曰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
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

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志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
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
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
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進
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
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孔子曰彼遊方之外
者也按狂者志高而行不掩焉者夫子謂可因其志高
而與之進道耳非取其終於狂也若終於狂則便有琴
張之病過中失正而流於異端矣琴張之狂未
必盡如莊子所言然其近似亦必有以取之

牧皮未

詳

家語史記弟子傳不見牧皮此在三千之數必魯人也如孟獻子之友牧仲蓋魯有牧氏

嚶嚶然

曰古之人

狂也志大也

行不掩焉

簡也畧於事也

程子曰

伯子

鄉原德

之賊也

論語止此一句上文必有所傳

非之無舉

二句原也

同流合汙

二句鄉原

所以媚小人也

居之似忠信

二句鄉原所以媚君子也

衆皆悅之

併上文鄉原之似德

也 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鄉原之非德也似德則亂德非德則

賊德矣

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

凡異端非正道者皆邪慝也邪諛之辭邪也淫道之

辭則慝也而獨於鄉原章出邪慝二字蓋如楊氏為我則學義而差者也墨氏兼愛則學仁而差者也其亦有以善意為之未必有為惡之意也若鄉原之志行態度取媚求容欺世盜譽欲自附於中行而反讖狂狷以自

是其惑人心壞風俗不復可以振起而使世人皆不得見中行之真是真所謂邪慝也已此章孟子因孔子三言而發明狂者之志狷者之守又因孔子賊德之言而寫出鄉原之情狀態度而卒歸之反經其為世道人心計遠矣大矣讀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亦有遲速故之使人感切

言有餘

按邵子經世書自己會之未以運經世之一之未歲在甲辰而帝堯即位二聖相授至經世之

亥一百四十歲而卒午會以運經世之二之子歲在甲子禹攝之八年下至經世之三之卯歲在乙未凡四百五十二年而成湯有天下下至以運經世之四之亥歲在癸亥凡六百二十九年而文王為西伯是入以運經世之五至以運經世之六之未庚戌之歲凡五百八十餘年而孔子生又七十一年庚申獲麟三年壬戌之歲孔子卒至以運經世之七之寅乙酉之歲見知聞知孟軻至梁上去孔子卒凡一百四十三年

見知聞知

文

公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云
云程子謂文公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所傳者何事
今按原道不過謂其法度禮樂政教以是傳之蓋制作
皆得其的而後可謂前聖後聖之相傳也然其言不如
孟子之精見而知聞而所知者何事蓋此理之
大中至善也又此章繼君子反經之後尤有深意

或曰即仲虺

趙註萊朱一曰仲虺則是以仲虺為萊朱
之一名也集註引之而云或曰即仲虺或

之者存疑也履祥按仲虺古文尚書作中雷雷即雷字
也史記亦作鼂雷萊聲韻同又虺本音呼回反亦與雷
萊音叶但今唐本不依古文作雷而依左傳故以仲虺
為萊朱則若可疑爾湯之賢臣伊尹之外無如仲虺者
攷之仲虺之誥其見知之實可想矣而與

太公望

呂尚散

宜生

若周公號叔聞天泰顛南宮括皆不與見知者之
列號叔周公父子兄弟不在數於大臣則獨舉太

公望於五臣則獨舉散宜生孟子當
時蓋別有所攷後世不聞其詳爾
近聖人之居
聖人之居

在今襲慶府仙源縣而爾
爾上爾字指見而知之者下爾字指聞而知之者此二句舊
鄒即鄒縣在仙源之南
說未明惟三山林少類之說為得其指文公聞而是之
蓋凡言爾者皆有所指之辭故字書言如是為爾即翻
切之意也此二爾者即指上文所謂見知聞知者而為
指也此章大意謂自古五百餘歲而聖人出在當時必
有見而知之者在後世則有聞而知之者今去聖人之
世未遠去聖人之居又甚近而曾思輩又皆亡矣已無
有如是見知者則亦恐遂無復有如是聞知者矣此其
思前聖憫當時憂後世俟來哲深長之意藹然見於言
表嗚呼
悠哉

孟子集註攷證卷七

跋

右仁山先生論孟攷證所以繼文公之緒惟益之許先生得其傳以授後學然抄寫不繕而謬誤相承尤非所以廣布也憲幕張公特為主盟俾鳩工鉅梓以便學者屬愚董其役於是許先生手自校證點畫無訛非特學者之多幸亦斯文之多幸也古麗後學呂遲謹識

